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程建华 E-mail:158060557@qq.com

2025年5月1日 星期四

三月三，据说夜里走路能看见鬼火。多少年，我从来不敢在这天走夜路，所以并没有见过鬼火。村民用铁砂炒玉米，意为玉米爆花，炸瞎鬼家，邪祟不敢冒犯。乡谚还说：“三月三，喜鹊飞过三道山。”大人严禁孩子打鸟、捣鸟窝。

天气终于暖和了，脱去冬装，穿上春衫。几只母鸡体温升高，羽毛蓬松，坐窝抱蛋。女人准备好箩筐，铺上稻草或者麦秆，码八九个鸡蛋，将抱窝的母鸡抱进去。那物不思饮食，时时守在鸡蛋上面。如此半个多月，鸡蛋开始破壳，一只毛茸茸的小鸡崽摇摇晃晃出笼了。

地头有人嫁接果木，山间有人在锯松木，一男一女，来来回回，木屑四飞，不闻人语。一片白茫茫，一片雾茫茫，只有鸟叫声和人走路的足音。起先，一两声鸟鸣，鸣声响嘎嘎，尖而且脆，跟着是一群鸟的声音，经久不息。几只白鹭站立河畔，如临水照花，挑石头的男子路过，惊动了它们，慌忙振翅飞向远方，羽翼轻盈仿佛薄薄的雪片在空中飘摇。

桃花开始出苞，潭水清亮，映照一株桃红。忍不住想亲近那水，手一触，凉意沁人。河极清，不弯腰就能看见水底一颗颗浑圆的石头，水草疏淡，一尾尾小鱼游戏其间。河岸翠绿的草丛夹杂不知名的野花，顺风送来阵阵暗香。

茅香出来了，一两寸长，在横排背阴地方长着，人上前掐下来。安静小半年的春白开始热闹，茅香在石臼下捣成泥，拌糯米粉做粑，肉丁粉条或者笋丝为馅。得闲，山里人家几乎都做几笼，馅不同，粑相似。蒸熟后的茅香粑颜色深青，咬开后，又糍又软又糯，是春色也是膏腴。此中老饕，三五天蒸几笼，经月不绝。吃粑时，孩子用筷子穿心而过，或立或坐，随意而食。

香椿发芽，采些归家，焯水后切成短丁，拌香油，食来养胃怡神。

茶叶开始兴发，不管阴天雨天晴天，地里总有采茶的女人，有人运指如飞，有人谈谈笑笑。鸟也跟着凑趣，站茶叶窠中，在人手两尺之外，赶也赶不走，或许寂寞太久，它们也想亲近一下人气。

溪水涨满谷洞，山中春色已然七八，渐熟渐老如院中樱桃。屋檐下，门阶苔痕斑斑，一左一右两本春兰开得正好，秀逸花箭全然舒展，姿态雍容明澈，清芬隐隐散发庭院中，一丝一缕拂人鼻息。得闲与幽兰为伴，乡居岁月偶尔亦安恬恬祥如斯也。

浒村多兰花，阴排山上暗香弥漫，有香兰、蕙兰、芝兰……村

落人家，偶有闲情，去山上挖两三兰草种在家里。过完正月，地气回暖，就有芝兰出芽吐苞。芝兰，独独一茎，花只一朵，香气却飘得远，穿过树林，越过山头，游离到鼻息间，勾着人心。

居村闲逛，总能看到人家屋檐下用破旧的坛坛罐罐栽着兰花。绿叶细长翠绿，极为壮观。贫屋简陋，泥墙青砖黑瓦，一盆花草每日迎风含笑。原来农家也有闲情，闲情到清静闲情到风雅，可以看到冗长的尘世如此意兴横飞，如花蕊，灿灿有色，幽幽生姿。

门前池塘开始有蜻蜓立足，浒村人称为塘雀儿，常常停在枯枝上或者浮萍间，任水泛起涟漪，它仿佛呆住了一般，动也不动。孩子们忍不住伸手欲捉，脚步虽轻，或许呼吸重了，不过一指尖距离时，蜻蜓忽地飞走了，惹得那顽童恨恨不已。

勤劳人家开始浸泡稻种，温度不高不低，夜里偶尔还起来掌灯看芽。不几日，稻谷一颗颗涨开了，生出乳白的芽头。

村口桃花开得倦了，点点在枝头泛白。有顽童上前双手抱住桃干，使劲摇着，飞花纷纷扬扬像暴风雪。放牧的人回来了，赤脚牵牛走过屋后坡路，绕过瓦房，站在池塘边。牛饱饱喝足水，抖抖身子，甩甩尾巴。

山色渐晚，大山慢慢隐进暗夜，一天又结束了。有人家唤儿吃饭，儿子贪玩游戏，耳不闻事，那声音渐渐大了，带着些许怒气，滚出院墙。有人家油锅飞滚，刺啦一下，传来锅铲炒菜的声音。有人刚进家，取出钥匙，一拧一推，木门在墩石臼里执拗转半圈，吱扭一声靠向墙壁。掌灯了，灯光一片昏黄，人影投射土墙上。大儿和小儿，捉影而乐，小儿按住大儿的头影，大儿一闪身，影子就挪开了。

春意渐深，村落山野各色鲜花盛开，小路常见挑夫折枝野花放在扁担一头，蕴含三分春色，又吉庆又和煦。日子贫苦，生于马槽牛栏，槽里栏里也有绿叶鲜花。

柳梢风味最好，丝丝缕缕长长短短，与茅草间杂一起。桃花谢了，焕然一树新绿。映山红丰姿美艳躲躲闪闪，小孩一捧捧折来当作玩物。草木向荣，人面欣欣。小女子穿上春衫，布袖飘摇如风行水上，韶华胜极，像一枝枝桃花。不独人物鲜活如此，屋前弯弯绕绕几条田埂，游蛇一般灵动。水口关上，田里浅浅一洼水，站在高处俯瞰，清凌凌泛光，如镜子映得云白，映得山绿，映得树翠。田边有山，不甚高

S

月光城 随笔

三

胡竹峰

月

大，青葱莫名，从山冈绿到岭脚。布谷鸟开始叫了，一只一只在田野咕咕相和，从清晨至傍晚。微风徐徐，正是放风筝时节，终日有纸鸢在天上飞着，高高低低。喝醉酒一般，飘飘然，醺醺然。

乡野无邪，花草无邪，童年心性无邪。诗中说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我并不喜欢，觉得阴郁低沉。年幼不知酒滋味，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两句，我读来也无动于衷。后来稍微大一些，见到更多清明诗词，后主词感慨：“才过清明，渐觉伤春暮。”未免丧气。倒是觉得白居易说得好：“好风胧月清明夜，碧砌红轩刺史家。”程颢也作过清明诗：“况是清明好天气，不妨游衍莫忘归。”比他《易传》《经说》《遗书》之类著作容易亲近。

清明节第一紧要事是上坟，大户大姓多有公祭，少则几十人，多则成百。众人举旗奏乐，在祠堂致礼一番，吹吹打打打到族内几座远祖坟前祭祀，然后吃顿饭。无非鸡鸭鱼肉，加上自家园里的蔬菜。路过一处处坟地，想着地下那个人也曾有过百十年鲜活，也曾面容清秀，也曾身强力壮，只见他呱呱坠地，只见他洞房花烛，只见他儿孙满堂，只见他两手空空，只见他坟头长草……百十年后，我将如此，只有头顶日月星辰，只有左右山川河流常在。一时生出感慨，忍不住作了首诗：

平生心力半消磨，旧雨林泉鬼渐多。

四面青山多俚语，流云深处唱茶歌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总有大片连阴雨，蒙蒙细丝十天半月不止。天气应了诗句，年年如此。墙角苔痕又高了几寸，人在雨中，望着烟笼远树，景致更妙。雨飘在庭院，飘在池塘，飘在田垄，飘在坡地，飘在人的头面，细碎冰凉。早上起床，天空阴凉，人在山路上走着，突然下起雨来。淡淡雨丝淹没了万物，人静静站着，雨水、天地皆与人连成一体。雨沙沙落下，须臾，山间一切润朗起来。

雨似乎更偏爱夜晚，睡意朦胧中依稀听见青瓦有雨声，沉闷或清脆，仿佛催眠曲，越发得了好睡。听雨是有意思的，沉闷的声音是雨落在地面的，清脆的声音是雨落在树叶上的，温噉的声音是雨敲打窗户或者芭蕉的。

雨天蕴意，是唐诗意宋词意。站在屋檐下，潇潇雨线里，采茶人戴着斗笠，像春山一粒黑点，慢慢移动。往年春雨下在诗里下在词里下在曲里下在小说里，随风潜入夜，润

物细无声。长安的早晨，一场春雨沾湿了轻尘，客舍旁柳树的枝叶翠嫩一新。越中兰溪，水清如镜，两岸秀色尽映水底。连下三天雨，半夜有鲤鱼涌上溪头浅滩。凉月如眉，挂在水湾柳梢上。凤凰山刚下过雨，天空初晴，水风清，晚霞透明，一朵芙蓉盈盈开过。

春天多是细如牛毛的雨丝，斜斜织一张网。瓦楞上腾起青烟，瓦勾水珠串成帘子，隔开堂屋天井。蓑衣挂在檐下滴着水，滴答，滴答，砸在石阶上，溅起黄豆大的水花，仿佛时光漏了个洞。伞总是撑放在堂屋，雨水流下，流成半圆。老妪坐在门槛上，就着天光，缝缝补补，妇人轻轻拍打小儿，仿佛替雨声唱和。

春雨沙沙复沙沙，染得纱窗外好一幅水彩。开窗，碧汪汪一泓清水，干涸小半年的池塘终于蓄深了水。有孩子打水漂，瓦片跃起落下又跃起，一跳一跳进了塘心，散开一圈一圈的水波。

走出家门，雨丝倏忽贴过来，无声无息，但觉脸颊一湿，润润的。放眼四望，只见白茫茫一片。雨落池塘，打出细微的涟漪，水面密密麻麻都是琐碎的波纹，一波未平又一波，无数的波纹来不及漾开就被另一个波纹盖过了。树枝挂满雨滴，好像遍开水晶花蕊。雨滴将落未落，还是落了，不多时，雨滴又满了，再次猝然坠地。

雨落得久了，落得大了，山水自高巅而下，像条玉带穿行着，淌过狭仄的寨沟，潏洄而走，水就放荡起来，在平敞的田畈间欢唱着愉快的乐曲。河水满了一些，乱流山沟，水大圆石无数，大若菜盆，小似鹅卵，更小些的像弹丸，一颗颗润洁可喜。日积月累，大石块被冲洗得一平如镜。两岸青山逶迤，浅浅河床中奔流的山山水水，既不匆忙，也不懈怠，安分祥和地汨汨流过。

地气旺盛，天清日明。晴日得气，有田园气山林气。春天凝在红红绿绿里，溪涧池塘一天比一天鲜活丰沛，积蓄自然之力。野草越长越高，蒲公英绒球随风乱飘，荠菜老得开了花。

春欣佳景，牛都是喜悦的，忙完了田地的事，再不用整天出蛮力，站在草棚下，偶尔卧在地上，两只眼睛眯着，含有三分笑意。天气不冷不热，蝇虫不多，牛尾巴很少摆动，拖拉身后。野地郁郁生发，不必嚼棚里的干稻禾，每日早晨被拉去饱食大把鲜草，鼓腹昂首阔步从村前禾垛旁走过，潇洒陶然似仙家之物。午后，有牧童牵它上山，山林茅草遮身，那牲畜如入宝地，又一次肚皮浑圆。